

我的饼匠老爸

□苗幼璿

徐荣木老师为老爸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饼匠》由团结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他用质朴无华的笔触，用白描的手法把老爸写活了。一个脾气倔强又爱憎分明,对食品事业有着无限挚爱、永不服输、永不言败、宅心仁厚的老爸，一个大爱无疆，有着宽广胸怀的老爸栩栩如生地站在了我的面前。在清明节即将来临的日子,我仿佛又和老爸来了一次面对面的对话。

我的老爸做了一辈子的饼，称为“饼匠”实至名归。

老爸是孤儿，一生充满坎坷又充满传奇,他只读了三年书,从学徒做起,从不言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组织的关心帮助下成为普陀食品厂的技术副厂长。1985年,受组织委派,57岁的他赴宁夏青铜峡市第一清真食品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历时20年。以他姓氏命名的“老苗”月饼曾荣获全国月饼优质产品奖，销量位列全国第一,获“部优”“国优”名牌产品的标号,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80个大中城市，被誉为塞上“一枝花”。作为早期支援西部大开发的海岛人,老爸克服饮食、地理、生活等诸多方面的不适应，多次放弃其他地区高薪聘请的机会，为中国西部烘焙业乃至食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过“我可不大弄得清什么叫做英雄,可是我想,英雄就是做他能做的事,而平常人就做不到这一点。”老爸就是这样的英雄,平凡中透着不平凡，平凡中追求不同凡响的人生轨迹。

老爸是20岁那年认识18岁老妈的,因为“糖果肉”二人喜结良缘。老妈在世的时候,老爸常跟我们说起他买糖果肉的事，一边说，一边用肢体语言比划着，老爸很自豪,说老妈多次都是超分量给他。这世上都说老婆是别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家的好,但老爸恰恰相反,总是说,你们的老妈是全天下最好的母亲和妻子，你们五个子女没一个能比得上她,娶了她是我的福气,我享了50年的福。这话我们子女心中也是默认的。老妈贤惠、善良、勤劳、质朴。她大概上了四年小学,新中国成立初在夜校当扫盲老师，一直从事财务工作。老妈是幸福的,因为有老爸疼爱。老妈又是不幸的,她的大半辈子都在跟病魔作斗争。自我记事起,老妈一直在吃药,如书中描写的:百步炖鸡——这鸡肉好苦,而且是医院的住院常客。记得我还在念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半夜听见老妈跟老爸细声地说话，她说她无憾离开这个世界,只是阿五(我是第五个孩子)还太小,很是不舍。因为老妈天天生病,老爸到处求医问药。上海专家一封信被老妈看到了,那时上海医院说老妈的病情不乐观，活不过六个月，但老妈又足足活了23年多。那是因为，当年我们采用了一种从美国进口的新药，但更重要的是老爸的无微不至到贴心又贴心的照顾、呵护。我记得,老爸下班后的第一件事总是匆匆回家做饭，然后赶着给老妈送去，家中大小事都是老爸一人在承担。为了老妈少跑医院,老爸还学会了打静脉针,我们儿女看了都自叹不如。而老爸

去宁夏时,老妈也坚持同行,真正是夫唱妇随、互相依靠、互相成就,这就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爱情婚姻吧。

老妈走后,老爸才虚岁71,多少人上门说亲,还有毛遂自荐的,因为老爸的性格、为人,大家有目共睹,而且老爸还是一个比较帅气的年轻老头,但老爸无一动心,择一人终一生!从1999年到2020年这二十年间,大年初一、清明、老妈忌日,老爸都要带领我们所有晚辈上山祭拜老妈,用情之深,无以言说。

书中有描写88岁的老爸去黄河边回忆与老妈去宁夏创业的点点滴滴，眼睛泛起了泪光，而我每每看到这里也是情不自禁地湿润了眼眶。

别看老爸工作时候很严肃很认真,但平时是一个爱开玩笑，很风趣幽默的一个人。我们喜欢开玩笑,有时不像父女俩,我称呼他为“小苗”,他立马回应我“老苗好”。在我的印象里,他对任何人从不记仇,任何事情只对事不对人。包括在普陀食品厂的时候,有很多刺头不服管教,但他总是耐心教育,分别对待,一切以做好工作为重,一切以和谐为主导。很多时候他自己宁可自己吃亏，因为我在他后面当了十多年的小跟班。我想,在他的心中,他的眼中,任何事物都是美好的。

今天老爸独创的“素饼一绝”我们已经传承了下来,今天的“冠素堂”品牌已先后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中华老字号等荣誉称号。

引路人

□苗旭霞

的我比有的学生大不了几岁，有的学生个子比我还高。当我走进教室,学生就起哄,个别顽皮的男生,看见我,根本不称“老师”的,而是“小娘,小娘”地叫。更有甚者,三复式的教室狭而长，当我在教室的这一头上课时,另一头就有人到教室的角落里小便。我是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阿利队长得知情况后,收工后顾不上吃饭,扛着锄头就赶到学校,对个别孩子王进行教育批评,还做家长的思想工作,管好自己的孩子。他对一些群众讲,“一个年轻女孩子不但能坚持下来教书，还能把我们这样一所学校办得像模像样不容易,我们要支持她工作。”在领导和家长的重视下,上课捣乱现象不见了，学校有啥困难,大家也都能出手帮助。

小干是悬水小岛,山上没菜场,喝水要到很远的山脚边去挑……不过，我出生农村,从小吃惯了苦,这些困难不算什么,最伤脑筋的,还是当时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学生的入学率相当低,要动员他们上学读书不容易。

在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困难面前，我有点畏惧，阿利队长知道后召集贫管组成员周纪勇和汤善兴来找我谈心，他们给我讲述了一个故事,据说舟山解放前夕,隐藏在国民党内部的我党地下党员得知国民党即将溃退去台湾，需要在当地抓捕壮丁补充兵力，那位地下党员把这一情报交给大山的一个村民带来,嘱咐他交给保长,由于该村民不识字，误以为那张情报条子可当证明用,半路在遇到敌军查岗时被搜走了,情报没送到,大山村青壮年几乎都被抓走了,那天,小干岛哭声一片。这件事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在他们的引导下,觉得自己作为小岛上文化知识的传播者，肩上的担子着实不轻。

他们对我坦诚相告，前些年由于岛上艰苦,老师留不住,学校办办停停,所以好多学生的年纪都拖大了,还没学到什么,他

们特别希望我能安心留下来。面对流生问题，贫管组成员帮助我们翻山越岭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为解决家长的实际困难,也为了不再出现新的流生，贫管组接受我的建议,允许学生带弟妹上学。

为了学生全面发展，学校成立了篮球队、排球队,但没有一个像样的体育教师怎么行，又是在阿利队长和贫管组的帮助沟通下，从小干盐场借来一位男青年担任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正是在这位体育老师带领下,大山小学女子排球队曾经在普陀区和舟山市的小学生女排赛中努力拼搏,均获冠军,代表舟山市参加省比赛,也取得不错的成绩(那时我已经调离了大山)。

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考虑要有个种植基地。跟贫管组领导一说，他们二话不说，立马把一块离学校不远的地批划下来,并派专人指导。种植棉花需要施肥,贫管组长善兴哥亲自带我们拉着推车步行去老磙头(今临城)化肥厂买化肥,在热心村民的帮助下,我不但学会农村妇女会干的农活,还学会摇船和耕地,我们学校那几亩棉花地,也不用请人帮忙了。

植树节到了，阿利队长和善兴哥提前给我们送来了树苗;清明节期间,他们协助学校带领师生步行几小时（那几年交通停工),去定海的烈士陵园祭扫烈士墓,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还联系有关人员,来校对学生进行忆苦思甜教育……一桩桩,一件件,我怎能忘记!

都说岁月如梭，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张阿利、汤善兴和周纪勇先后离开了人世，但这几位基层党员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我的关心引导支持都历历在目。

又是一年清明节,我来到大山村公墓,肃立在这几位引路人墓碑前，向他们献上鲜花,恭恭敬敬向他们三鞠躬,默默地诉说着我对他们的敬意和怀念。

忆大伯

□王磊斌

风,便欲骑之,大伯为应我所求,便俯身扮马,让我骑行,后知悉大伯腰盘有损,时发隐痛。此外,大伯还循循善诱,耐心教我识字,劝我读书,但凡有空,常告之于我古往今来,天文地理之事,以至于我入学后见识博长于他者也，故大伯亦为吾人学业之启蒙导师者也。

呜呼!岁月倥偬,大伯竟已逝二十载有余,竟二十载有余!大伯为家中长子,祖父撒手人寰去，家中兄弟姊妹尚且年幼,大伯因此负起一家之主之重担，奔波操劳,熬尽心血,时常废寝忘食,遂积劳成疾,身患严重之胃病,不惑之年,大伯便查知绝症缠身,为不浪费多年辛劳之积蓄,大伯竟隐瞒不告知于家人，直至命已垂垂矣。大伯离世弥留之际,与众人告别,轮至于

我,大伯紧握吾之双手,悉心告诫:按时进食,善待身体。此番劝告亦为吾人生之金科玉律也。即便学业工作繁重无比,凡至饭点,吾毫不犹豫放下手头工作,按时进食,身边诸好友,也因此唤我“按时饭点”。惟我心思垂明，此为大伯于我临终之所愿,于我深沉之疼爱。

呜呼哀哉!如今清明,身在异乡,不得亲临墓前告祭大伯在天之灵,只得于泰安,提笔沉吟,遥对南方,寄思念于笔尖文字,寄思念于潸然泪下的泛黄纸间。彼苍者天,若有真情,请允大伯魂灵与吾梦相接,告之其安然,告之其欣慰。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多少伤心怎能寥寥数字表尽,愿大伯在天之灵安妥,愿老爸福佑家人兴盛,呜呼哀哉!尚飨。



回望碑前的小白花

□徐豪壮

采摘这束小白花
分不清在年前,还是年后
记得在雪融的枝头
遥望蜡梅的清丽
记得在泛青的河岸
暴芽的柳枝穿过了料峭寒风
四月的哀思掩不住惊慌
跌落于窗棂的花格间

其实,在去年回望碑文的瞬息
便有了现在的轮廓和数量
我挑选了松花江畔的黑土
以江南如烟的溪水细心浇灌
将似蚕茧包裹的种子
无比崇敬地埋入三寸黑土

三月的阳光沐浴江南江北
牛毛般的细雨滋润枝芽
虫声新透,一道惊雷
催开了世间豪华
黑碑前的圣明之光
在你我的对视之中,在指针的暂留之间
颤栗的白色花瓣垂下了莹莹泪光

闲看中庭栀子花

□韩欣益

外婆的邻居家里有几盆栀子花。花开的时节,我便会去看看。

一株株花就像一个个可爱孩子，让我不想错过它成长的每一个瞬间。

栀子花不算什么名贵的花朵。但我觉得它比玫瑰、芍药更惹人爱,是因为它心怀清甜。花开时节,在院外几十米外,不见花却闻其香，难得在乡下居住的日子里,最大的乐事便是和邻家姐妹去摘花,口袋里、帽子里,随处可见一串串的白。交给大人们,下午就增添了一道点心,栀子花茶炸炸栀子花。古时候，茶是清香带甜的,炸栀子花是甘甜中带了一点点苦味的，正如生活,香甜迷人却又夹杂了一点苦味,这样的生活才最宝贵。

我去赏这一盆盆栀子花，在邻家院中。白墙黛瓦中,这几盆花是被当作风景移过来的。其他花总被嫌土气,要不就是太妖艳,唯独它映了那白墙黛瓦,质朴又美丽。古时候，“栀子”音同“执子”，象征着纯洁且长久的友谊。我想,这或许就是大自然赐给邻家姐姐一个漂亮且意想不到的姐妹罢了。

傍晚时分,太阳的红光映在白墙上,周遭的暗沉作了底,映衬出那几抹耀眼的白，几朵栀子花便愈显可爱动人，心境也悠闲起来,还真是应了王建《雨过山村》中的那句“妇姑相唤浴蚕去,闲看中庭栀子花”。发荣,想起毕业时那首《栀子花开》。歌里唱:栀子花开呀开,是我们的青春……那些米白的花朵，被授予了这世间最美好最淳朴的意义——青春之花。邻家的老人,趁月色搬了躺椅,手中抓把瓜子,小桌子上还倒了两杯栀子花茶,两人一言不发,只是发着呆,看着院中栀子花,仿佛回忆着他们淳朴的青春,热情与活力。老人常是一坐便是许久,我原先不理解,直到静下心来,细细感受,才能懂人生于此,能停下脚步的惬意。

风吹，偶尔有花瓣落下来。我捡起几瓣,小心地捧在手心,再吹一口气,看着它们就像纯洁的精灵,在空中飞舞着。倚在墙上,看着花,回忆着往事。都市漫漫,能在乡村里停下来看栀子花的机会又有多少?古人赏花,却极少吃花,顺了自然,奢侈了那一方土地,埋了那么多的清香。